



THE COMMON READER

伍尔夫读书笔记

女人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一笔属于自己的薪金，才能真正拥有创作的自由。

——伍尔夫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黄 梅 刘炳善 译

Virginia Woolf



译林出版社

〔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 著
黄 梅 刘炳善 译

伍尔夫读书笔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伍尔夫读书笔记：汉英对照 / (英) 伍尔夫(Woolf, V.) 著；
黄梅，刘炳善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0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书名原文：The Common Reader

ISBN 978-7-5447-5698-3

I. ①伍… II. ①伍… ②黄… ③刘… III. ①英语—
汉语—对照读物②英国文学—文学评论—文集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6165号

- 书 名 伍尔夫读书笔记
作 者 [英国] 弗吉尼亚·伍尔夫
译 者 黄 梅 刘炳善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申丹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11
字 数 126千字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698-3
定 价 26.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随笔

◎黄 梅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 ~ 1941）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英语作家之一，她在文学写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伍尔夫原名弗吉尼亚·斯蒂芬，出生在伦敦的文学世家。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1832 ~ 1904）是有名的传记作家、学者和编辑。斯蒂芬的原配妻子是名作家萨克雷之女，他们育有一女。弗吉尼亚为续弦夫人所生，而她母亲与斯蒂芬结缡以前也嫁过人并生养了三个孩子。因此，弗吉尼亚有好几个异父或异母的哥哥姐姐。大家庭中兄弟姊妹关系比较复杂，而且有过伤害身心的经历，这些在弗吉尼亚敏感脆弱的心灵上留下了长久的印记。

弗吉尼亚没有正式上过学。她的父母不但为女儿延请了家庭教师，而且亲自主持她的某些科目的学习。此外，由于哈代、罗斯金、梅瑞狄斯、亨利·詹姆斯等一些著名作家和文化人都与她父亲过从甚密，弗吉尼亚可说是在文化精英的圈子里长大的，自幼饱读诗书。父母去世后，她随家人迁居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区。弗吉尼亚和姐姐瓦尼莎通过哥哥和弟弟的关系与一批学识卓异的青年才俊（大多毕业于剑桥大学）密切交往，其中包括日后名声远播的小说家爱·摩·福斯特（1879 ~ 1970）、画家兼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1866 ~ 1934）、作家戴维·加涅特（1892 ~ 1981）、利顿·斯特雷奇（1880 ~ 1932）、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 ~ 1946）等——后来人们习惯于把他们称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自 1904 年年底起，弗吉尼亚的文章开始见诸报刊。在她本人的印象中，所

得第一笔稿费为1镑10先令6便士。她用这笔小小的收入买了只波斯猫，并且（如她自己后来所说）变得“有点雄心勃勃”，萌生了写小说的念头。1912年她和批评家兼经济学家伦纳德·伍尔夫（1880～1969）结婚。伍尔夫夫妇为了支持严肃文学而在1917年创办了霍加思出版社，出版社的办公室很快就成为青年作家的聚会地点。T. S. 艾略特说：弗吉尼亚·伍尔夫“不是一伙初出茅庐的试笔者的核心，而是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

但是这种生活也极大地耗费了伍尔夫的体力和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她忧虑重重，更深地陷入了精神病态。她并没有因为不时发病而中止写作。小说处女作《远航》于1915年问世，描写一个英国姑娘赴南美洲的经历；此后，她又陆续完成了《夜与昼》（1919）和《雅各的房间》（1922）。后者描写几名亲友来到一位在大战中阵亡的青年的房间，睹物伤情，从各自的角度追思逝者。该书题材的选取显然与作者对自己英年早逝的哥哥索比的印象相关。小说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写实的，却采用了间接叙述的方法和浓烈的印象主义风格，引起文坛的注意。这部小说和稍先于它出版的短篇集《星期一或星期二》（1921）标志着作者在主题和技巧上的新尝试。

20世纪前期是西方文化发生某种转变的时刻。在20年代，伍尔夫加入了批评传统写实手法的论战。她嘲笑阿·本涅特（1867～1931）、赫·乔·威尔斯（1866～1946）、高尔斯华绥（1867～1933）等关注“讲故事”的作家“偏重物质”的描写手法，认为它只触及表象。同时，她赞扬了“不顾一切地去揭示内心最深处火焰的闪光”的戴·赫·劳伦斯（1885～1930）、多萝西·理查逊（1873～1957）、乔伊斯（1882～1941）等人。她主张表现人的头脑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接受的“千千万万的印象”。这与洛克、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当时一些欧陆作家的作品对她也多有启发。大约在1922年前后她读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并参与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翻译工作，

她盛赞这些作家重视表现人的内心，“所写的一切彻底地纯粹地关乎心灵”。

1925年出版的《达洛维夫人》充分体现了伍尔夫的艺术追求。这部小说被认为是“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在《达洛维夫人》一书中可明显辨认出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1922）的影响。它包括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分别记述属于上层社会的达洛维夫人和因战争经历而精神失常的下层职员、退伍兵塞·史密斯一天的生活。这种“生活”完全是通过人物——特别是达洛维夫人——的内心活动来表现的，可以说是由内及外，主要借助时间（以伦敦大本钟的报时钟声为标志）的分割来组织空间的转换。两个中心人物的生活轨迹并无交叉点。作为议员太太的达洛维夫人从容出入于热闹街头或豪华住所，筹办晚会、处理家务或沉思休憩。她与蜗居陋室、生活无着的史密斯毫无关联，只是在小说结尾时，她听一位前来参加晚会的客人偶然提到小人物史密斯的自杀。这一消息深深触动了她心中的某种恐惧和焦虑。虽然从表面看，两个中心人物像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天地里，但是他们却又共同经历着多少相似并相关的精神危机，即对英国社会所代表的世界秩序以及对人生价值含有绝望意味的怀疑与追问。两年后完成的《到灯塔去》（1927）也常被看作是作者最优秀的作品。小说的三个部分犹如三个乐章，描述拉姆齐一家在海滨别墅的经历和体验。无私的拉姆齐夫人是秩序与和谐的化身：她照料孩子、帮助客人、鼓励丈夫。她许诺要带小儿子去看灯塔却未能实现。后来发生了战争，战争带来了死亡和衰败。多年后小儿子长大成人，终于和父亲一起去参观了灯塔，他们所感悟到的，是已故拉姆齐夫人某种照耀心灵之光。对于他们的朋友女画家莉丽，这一段经历变成了艺术的灵感。这部作品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感人力量，恐怕不在于艺术上的精心营造，而在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中心人物的某种深刻理解和真挚感情——伍尔夫本人说，拉姆齐夫人是以她的母亲为原型的。

继这两部成功的“实验”小说后，伍尔夫一直没有中断各类虚构作品的写作。《奥兰多》（1928）是一部独特的戏拟作品，作者让那位时而男身、时而女身的主人公一活就是几百年——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时代一直到20世纪，历经近、现代英国社会文化生活的种种变迁。随后又有《海浪》和《岁月》分别于1931年和1937年与读者见了面。不幸的是，自母亲去世后，自幼体弱的伍尔夫一直断断续续地受到神经系统病症的侵扰。小说《幕间》完稿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在蔓延。伍尔夫在重重内外压力下感觉自己精神濒临崩溃，未能等到《幕间》出版（1941年7月），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投水自尽了。

伍尔夫的小说富于诗情乐感，在文体和结构安排上都煞费苦心，为小说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的意识流笔法也被广泛模仿和移植。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更偏爱她的短小散文。本书译者之一刘炳善教授认为，至少在中国，伍尔夫的散文可能比她的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和更大的影响。笔者也赞成这种看法。

在20世纪前期诸多从事英语散文（Essay）写作的人当中，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最引人注目者之一。如果说她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写给小说家的，刻意雕琢的痕迹较重，她的散文书话则如她一个文集的标题所示，大抵是作为“普通读者”并且为了“普通读者”而写就，行文深入浅出，从容幽默，绝少学究气，令人耳目一新。她是20世纪英语散文创作的杰出代表，也是第一位取得了与哈兹利特们“平起平坐”地位的女性随笔作家。

伍尔夫的散文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涉及个人生活经历和体验的短文。伍尔夫不断试探文学体裁的边界，不愿做形式和规则的囚徒。在文字的星空，她有意识地自由放飞心灵，无拘无束地徜徉于虚构与非虚构、诗歌与散文之间。这些短文既含对世界和生命本质的思辨，也描绘了小小的一景一物。文字清新，娓娓道来，仿佛作者静坐在一旁，等待着读者的心与自己共同颤动那一刻。

第二类为有关文学、文学理论、作家和作品的感想和评论，也即我们所说的“书话”。这是伍尔夫散文的大端，也是本书遴选的重点。伍尔夫曾为不少文学期刊做特约撰稿人，她的很多文章最初刊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耶鲁评论》、《大西洋月刊》等重要报章杂志，后来才陆续收入文集。其中《普通读者》（一、二集）在她生前已经问世，还有一些则是在她去世后由她丈夫伦纳德搜集编辑成书的。在这类文章中，《班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现代小说》等面世之时就对创作界有相当的影响，而今已成为了解研究 20 世纪前期小说艺术的必读名篇。她对作家的评议和介绍往往独具慧眼，亦庄亦谐，精彩纷呈。值得着重说明的是，这些评说常常对传统有所突破，在被湮没的历史幽暗地带挖掘思想或艺术的珍宝。比如，在纪念家喻户晓的名著《鲁滨孙漂流记》问世 200 年的文章里，伍尔夫却浓墨重彩地讨论了作者另外两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她的努力不但拓展了同代人的眼界，修养了他们的心性，也为文学史的改造投入了一己之力。

伍尔夫的第三类散文是有关妇女问题的文字。她被不少后来的女权、女性主义者看作是卓有成就的前驱者。她的闻名遐迩的小册子《自己的一间屋》出版于 1929 年，是根据她本人以《妇女和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和格顿学院所做的两个报告而撰成。该书深入讨论了历代妇女在社会、经济和教育诸方面受到的歧视、排斥和压抑，回顾并高度评价了女性文学的传统。伍尔夫还进一步论证说，妇女必须享有隐私权和经济独立，才能自由并出色地写作。她追述了英国女性数百年来涉足写作的艰难历程，虚构了莎士比亚妹妹的遭遇。这本书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妇女的心。固然，伍尔夫所关心的主要是中上阶级受过教育的女性。她曾就当时出版的一本工人妇女纪事集感叹说，像她这类人不摸洗衣盆也不切肉，不可能了解劳动妇女的处境。不过，虽说有这样那样的局限，《自己的一间屋》及其姊妹篇《三枚金币》（1938）有关妇女性别角色的言说的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女权运动的

经典之作。它们既推动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又主张更上层楼地超越女性意识。所探讨的问题至今没有过时。

当然，上述第二类和第三类文章多有重合——因为任何区划分都不是绝对的。伍尔夫对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家的亲切描述和中肯议论常常是她最优秀而有趣的篇什，构成了她的书话的“半壁江山”。

本书遴选了伍尔夫散文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篇目或章节，以议论英语文学作品和作家的书话为主，也兼收若干抒情、记事或论争的文字。伍尔夫的散文虽然平易近人，但是翻译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这主要是因为她对英国历史文化往事徐徐道来、如数家珍。语间又多含揶揄嘲讽，译者实在难以一一钩沉索隐，理解起来难免会有偏差，更遑论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中找到恰如其分的对应表达。此外，她的风格比较口语化，却又不属于市井语言，而是大量采用一种知识女性信马由缰、边思边说的长句型。因而，译者在把握文体时会常常感到进退两难；不同译者在具体处理中分寸也必有差异。尽管译者都勉力求“信”，译文仍不可避免有错漏或不妥之处，还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序：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她的随笔·····	1
笛 福·····	1
简·奥斯汀·····	9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21
多萝西·华兹华斯·····	28
杰拉尔丁和简·····	37
“我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	52
《简·爱》与《呼啸山庄》·····	60
切斯特菲尔德勋爵的《教子书》·····	67
《奥罗拉·李》·····	75
《鲁滨逊漂流记》·····	87
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	96
斯威夫特的《致斯苔拉小札》·····	105
现代小说·····	117
保护人和番红花·····	127
现代随笔·····	132
伯尼博士的晚会·····	146
伯爵的侄女·····	162

笛 福^①

撰文纪念各种百周年的人有时不免忧虑，害怕自己是在评价一个日渐凋萎的幽魂且不得不预言它那正在迫近的彻底消逝；不过，谈论《鲁滨逊漂流记》这种担心就全然不必，连如此想一想都十分荒唐。的确，到1919年4月25日，《鲁滨逊漂流记》就问世200年了，然而根本没有引发人们是否还读它、是否还将继续读它这类常见的猜想，200周年纪念日的效果是让我们惊叹永恒而不朽的《鲁滨逊漂流记》竟然才仅仅存在了这么短一段时间。那本书不像是单一作者的努力成果，更像整个民族孕育出的无具名之作；庆贺它的百年生日，简直就如为巨石阵^②举行百年纪念。类似的感受可以归因于我们都曾在童年时代听人朗读《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因而，笛福和他的故事对于我们，几乎就像荷马之于希腊人。我们从来不曾想到真的有人叫笛福，若是有人说《鲁滨逊漂流记》是某个摇笔杆的人编出来的，要么会引起我们的不快，要么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童年的印象存留得最久，也刻印得最深。至今，我们仍觉得丹尼尔·笛福的名字似乎没有资格出现在《鲁滨逊漂流记》的书名页上，而且，纪念该书问世200周年，不过是在轻描淡写并且毫无必要地提一句它仍旧存在着，就像巨石阵。

那本书享誉天下，后果却对作者不太公平；因为这虽然使他隐姓埋名地领受了莫大荣光，却多少掩盖了他作为作家还曾写过其

① 本文系1919年伍尔夫为纪念《鲁滨逊漂流记》出版200周年而写。笛福（1640～1720）为英国著名作家。

② Stonehenge，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的著名史前巨石建筑群。

他作品这一事实，而其他那些书，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小时候没有人大声读给我们听。因此，1870年《基督教世界》的编辑呼吁“全英格兰的男孩和女孩们”为被闪电击中损毁的笛福墓重修墓碑之际，大理石碑上仅仅刻着“纪念《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根本没有提《摩尔·弗兰德斯》。考虑到《摩尔》一书——还有《罗克萨娜》《辛格尔顿船长》《杰克上校》^①等——的题材，不提它们我们倒也不奇怪，但是却不能不为这种遗漏感到气愤。如笛福的传记作者莱特^②先生所说，那些书都“不适于摆到客厅的桌子上”。不过，除非我们想让那件十分有用的家具当趣味的最终裁决者，否则就不能不感到痛惜，因为那些作品的表面的粗鄙，或许还加上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普遍赞赏，使得它们没能如理所应当的那样享有更大的声誉。在任何可以算是当之无愧的相关纪念碑上，至少《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的篇名应该和笛福的名字同样被深深刻下。它们位居少数被我们称之为无可争议的伟大作品之列。纪念它们更出名的同伴^③问世200周年的契机也应该引导我们思考：它们与后者相似的伟大之点究竟何在。

笛福转而开始写小说时已经是六旬老者，那是在理查逊和菲尔丁^④动笔之前很多年，实际上他是促成小说诞生并把它送上发展之路的首创者之一。没有必要详细论证他的先驱地位，只需说明他开始写小说之初已经对这门艺术有了若干设想，它们部分得自于他本人作为最早小说写作者之一的亲身体验。小说要讲述真实故事并传达正确的教诲，才有存在的价值。“编造故事无疑是最骇人听闻的罪过，”他写道，“那是一种会在心灵中豁开大洞的撒谎行径，

① 以上均为笛福的小说作品。

② 指 Thomas Wright。

③ 指《鲁滨逊漂流记》。

④ 塞缪尔·理查逊 (Samuel Richardson, 1689 ~ 1761)，亨利·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1707 ~ 1754)，两人均为18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

而后说谎的习惯就会渐渐乘虚而入。”因此，在一部部作品的前言里或正文中，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自己从不臆造，而彻头彻尾依据事实，他一心记挂的是让邪恶者悔改、让无辜者警惕的高洁道德意图。幸运的是，这些原则与他的性情和天赋十分相合。先于把经验转述进小说，60 年人生变幻早已把种种世态刻进了他的身心。“不久前我曾用这两句诗总结自己一生的缤纷场景，”他写道：

没有人曾经更多体尝莫测的命运，
我十三次发财致富而又沦落赤贫。

写《摩尔·弗兰德斯》之前，他曾在新门监狱被囚了 18 个月，曾和窃贼、海盗、路匪，以及造假币的犯人聊过天。不过，由于生活经历和事件发生而不得不面对某些事实是一回事，贪婪地吞咽世相真情并铭刻在心又是另一回事。笛福不仅曾亲历贫穷困境，与深受其害的人交谈，而且对他来说，那种衣食不保、风雨无遮、艰难辗转的生活激发出的想象，正是他的艺术的最适当题材。他的杰出小说每每在开头几页里就让男女主人公陷入孤立无援的不幸处境，让他们的生存只能是持续的挣扎奋斗，就连能够活下来也是运气和奋斗的结果。摩尔·弗兰德斯生在新门监狱，母亲是罪犯；辛格尔顿船长童年时被人偷走卖给了吉卜赛人；杰克上校虽然“出身于绅士家庭，却成了窃贼的徒弟”；罗克萨娜开始时运气稍好，但是 15 岁结婚后却眼看着丈夫破了产，自己拖着五个孩子，陷入“无可言状无比悲惨的境地”。

于是这些男孩女孩们个个都得独自闯世界，都得艰苦奋战。这种境遇完全是按笛福的偏好编排出来的。他们中最突出的一位，即摩尔·弗兰德斯，从一出生至多不过暂缓了半年时间，就落入了“贫困——那最坏的恶鬼”的魔掌，自打学会做针线活儿就被迫自力谋生，奔走四方，她并不向其创造者索求他所不能提供的雅致家

庭氛围，却从他那里获取了他所熟知的各式各样奇人异习。从一开始，她就被压上了必须证明自身存在权利的重负。她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必须用她依据亲身经验在一己头脑中打造出的某些粗糙道德规则来应对各种突发紧急情况。她年纪轻轻就已违背了世俗公认的律法，此后便一直享受着法外之人的自由，而故事的轻快活泼在很大程度上正来源于此。对她来说唯一不可能的事便是安享舒适宁和的生活。不过从一开始，作者的特殊天才就在发挥作用，从而避开了冒险小说套路的明显陷阱。他让我们明白，摩尔是有自身价值的女人，而不仅仅是一系列历险经验的载体。作为证明，摩尔和罗克萨娜一样，在人生开局之际就激情四溢地坠入情网，尽管运气不是太好。她后来不得不重整旗鼓，另与他人结婚并仔细检点婚约条款带给她的钱财和前景，这应当归因于她的身世，而非她对热烈情感的轻视。此外，像所有笛福笔下的女人，摩尔具备健全有力的头脑。如果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的，她会毫不犹豫地说谎，正因如此，当她讲真话时便有某种不容否定的气势。她不能在细腻精微的个人情感上浪费时间，不过掉一滴眼泪，伤心片刻，然后“故事就接着发展下去”了。她的心灵热爱迎风沐雨。她喜欢运用发挥自己的能力。当她发现自己在北美弗吉尼亚所嫁的男人竟是自己的弟弟时，不由得深感厌恶，坚决要求离开他；然而，一旦抵达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港，她立刻就“上巴思城去寻欢作乐，因为我离年老还远着呢，我原本就性情快活，这时更是登峰造极”。她并不冷酷无情，也没有人能指责她轻佻放纵；不过，她爱生活，而一位生气勃勃的女主人公自然让我们相随不舍。还有，她的抱负不无创造性想象，使之可以被归为高贵的激情。迫于处境，她不得不算计精明而讲求实用，但是她又时时被对于浪漫爱情及她所认定的绅士品质的渴求所困扰。摩尔哄骗一位拦路打劫的强盗，让他以为自己很有钱。“他具有货真价实的骑士精神，这让我更觉得悲哀，”她这样写道，“比起被无赖小人坑害，栽在讲求荣誉的君子之手多少也算一种安慰。”与

这般性情一脉相承，她和最后一位男性伴侣抵达美洲种植园以后，那位先生拒不从事劳作，一心热衷游猎，摩尔对此却颇感骄傲，她很高兴地为他购买假发和镀银的剑，“好让他显得风度翩翩，他也本来就是位优雅绅士”。她对热天气的喜爱也与此呼应，还有她亲吻儿子踩踏过的土地的那股热乎劲儿，以及她对各种过失的大度宽容——只要那过失“不属于彻底的卑鄙，占上风时冷酷无情，专横残忍；处逆境时又垂头丧气，意志消沉”。对世间其他一切，她唯有善意。

上述清单并不能囊括这位见多识广的老罪人的所有特征和妙处，因而我们很可以理解，为什么博罗^①笔下那伦敦桥上卖苹果的女贩称摩尔为“得神佑的玛丽”，并把她看得比自家摊上全部苹果更宝贵；为什么博罗拿起那本书钻进小铺会一口气读到两眼生疼。我们详述那些性格表征，不过是要证明摩尔·弗兰德斯创造者并非像有人指责的那样只是个记者，只是事件的忠实记录人，对人的心理缺乏理解。的确，他的人物都自主地成型并充实，似乎并不顺从作者的安排且未必合他的爱好。他从不驻步逗留、详细描述某一微妙体验或情愫，而是不动声色地讲下去，仿佛那些体验和情感都是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出现的。在有些场合，比如那位王公坐在儿子摇篮边，罗克萨娜说他是多么“喜欢看熟睡的孩子”，彼情彼景蕴含的想象魅力似乎对于我们比对他更有意味。笛福说，人必须至少向一位他者吐诉心中大事，否则他就会像新门监狱里的那名囚犯一样在梦里说出来。发表了这一段奇特的现代言说后，他又为自己的离题话道歉。他似乎已把人物深深纳入自己头脑，不经意间又把自己投入了他们的人生；而且，如所有不自觉的艺术家，笛福在作品里留下的真金远远多于他那一代人能打捞出水面的宝贝。

① 博罗(George Borrow, 1803 ~ 1881)，英国作家，下文提到的人物出现在其自传小说《乐文哥儿》里。

因此，我们对他笔下人物的阐释很可能会令他惊诧。我们阐发的某些含义是他精心掩饰的，甚至是他自己不愿直面的。结果是我们对摩尔·弗兰德斯赞赏多于责备。我们无法相信，笛福对摩尔到底有多大规模的罪这个问题上拿定了主张，或者他会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考量那些法外之徒的生活时提出了许多深刻问题，并且暗示了——即使没有明说——与他宣称的信仰相违的种种答案。从他《论妇女教育》一文提供的证据，我们可以知道他曾就有关问题深入思考，并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高度估量女性能力并严厉批判妇女遭受的不公待遇。

我常想，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的基督教国家，居然不让女性得到求学的益处，真是最最野蛮的习俗之一。我们天天责备女人愚笨无礼，然而，我相信，如果她们有机会受到和我们同等的教育，她们一定会比我们更少犯这类过错。^①

女性权益的倡导者恐怕不会乐意让摩尔·弗兰德斯和罗克萨娜做她们的主保圣徒；不过，很显然笛福不仅让她们道出了有关妇女问题的一些非常现代的观念，而且把她们置身于一定情境里，使读者对她们的特殊困窘萌生同情。摩尔说，女人需要的是勇气，还有“立稳脚跟”的能力，而且立刻举出实例说明那样行事所能带来的好处。她的同行罗克萨娜女士则更细致地论说抗议婚姻的奴役。她“开创了世间前所未有的一种做法”，书中那位商人对她讲，即“辩争反对通行方式”。不过，笛福是最少生硬说教的作家。罗克萨娜让我们始终关注，是因为她得天独厚，浑然不觉自己可以正经八百地充任女性之代表，因此无拘无束地说，她的言谈中“有一些高谈阔论，可它们起初压根没在我脑子里出现”。她意识到自

① 此段译文参照徐式谷译文，见《笛福文选》（商务印书馆，1997）第179页。

己的弱点，这又导致她诚实地盘诘自己的动机，由此而来的幸运后果就是，当许多问题小说中的献身者和先驱者都早已凋残皱缩成陈列展示思想信条的什物器具之时，罗克萨娜仍能鲜活如初，富于人情。

然而，笛福令我们赞叹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可以证明他是梅瑞狄斯某些观点的先导，或者曾经描写过可以被放进易卜生戏剧的某些场景，虽说这类怪异念头确实出现过。不论他对妇女地位问题有什么看法，都不过是他主要优点的偶然副产品，那优点即关注事物的重要而恒久的方面，而不津津乐道于转瞬即逝或细枝末节的事。他写东西常常平淡无奇。他能模仿科考旅行者一五一十照实记录的笔调，到头来我们不得不暗叹：他的笔竟能描述、他的头脑竟能构思那些甚至无法用报告事实真相之类的借口降解其枯燥的内容。他对自然植物界不闻不问，对人性的很大一部分也不曾涉及。这些我们都承认，不过我们同时也得承认，在许多被我们称之为伟大的作家身上也有诸多同样严重的缺陷。然而缺陷并不能损害笛福已有文字的特殊优点。他从一开始就限制了自己的写作范围，界定了他的抱负，因而他达至了某种洞察之真理，远比他本人号称要宣示的事实真相更为珍稀难得、历久弥新。摩尔·弗兰德斯和她的伙伴们尤其得到笛福关注，并不是因为她们如我们可能会说的那样是“形象生动跃然纸上”；也不是像他本人所声言，因为她们是罪恶生涯的例证，可让公众从中得到警示。令他兴趣盎然的是艰难生活在她们身心中培育出的自然的求实态度。她们没有辩解之词，没有仁慈地掩饰遮蔽其动机。贫穷是她们的监工，对于她们的过失，笛福只不过做了一点敷衍了事的评判。而她们的勇敢无畏、足智多谋和百折不挠却让他喜爱不已。他感到，她们在群体交往中妙语接连出现，精彩故事不断上演，彼此讲究信义，有一种土生土长的道德观念。她们的命运变幻多端，对此他频加赞赏，细细体味，而且对本人经历中的类似人生沉浮曾凝神